

寻求超越领土问题的视界¹

桂岛宣弘（立命馆大学教授、文学部长）

2010年是日本与周边各国之间“领土问题”激化的一年。但是，我认为这些所谓的“领土问题”，不是争执到底是属于哪一方的“固有领土”的问题（将近代国民国家的领域追溯至过去而主张的“固有领土”论本身就充满了虚妄），而是如何看待近代日本的侵略战争、殖民地统治的这一历史认识问题。也就是说，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“领土问题”，都是应该追溯到19世纪作为近代日本在亚洲的侵略战争所导致的问题群来理解，而且，更重要的是拷问日本该如何正视这些问题的问题。

如果是思考各个“领土问题”形成的历史过程的话，这是再清楚不过的。比如说“尖阁诸岛²”，显然，及至德川时代，琉球都是作为独立的王朝而存在的。然而，琉球王朝对其西南部的岛屿当然完全没有“本国所有”的这一认识（不言而喻，直到18世纪末，德川幕府原本也不存在所谓的“本国所有”的认识）。但是，断然作出“琉球处分”³的明治政府，早在1885年就在策划将琉球纳入自己的版图。但是，在当时，对明治政府而言，清朝还是一个“大国”，且与其在朝鲜半岛上还有对立，此事终究未能达成（外务卿井上馨、内务卿山县有朋针对冲绳县令的请示，否定了在钓鱼岛上设立“国标”之事）。到1895年，在取得了甲午战争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，明治政府断然将此海域的岛屿编入版图。这在《日本外交文书》《公文类聚》中都有明确记载。而且，此阶段编入的只是“久场岛”（即黄尾屿）和“鱼钓岛”二岛，而不是今天日本政府所主张的包括“大正岛”（即赤尾屿）、“北小岛”、“南小岛”、“冲之北岛”、“冲之南岛”（皆为日本方面的称呼）等在内的全部“尖阁诸岛”。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，日本政府所主张的“尖阁诸岛=固有领土”论，是不仅掩盖了近代日本“琉球处分”、侵略中国的历史，甚至将连明治政府也未曾主张过的岛屿也纳入了日本领土。

关于“竹岛问题”，自德川时代以来，（日本）确实与朝鲜王朝之间有过多次“交涉”，这是事实。再者，在那个时代被称作“竹岛”的是鬱陵岛，而现在日本称作“竹岛”的曾被叫做“松岛”，这样，问题似乎就变得有点复杂了。但是，即便如此，德川幕府最终认同“竹

¹ 本文为发表在《日本思想史研究会会报》2011年第28期上的卷首语。原标题为：《「領土問題」を超える地平を求めて》。除特别注明外，注释皆为译者所加，下同。

² 即钓鱼群岛。为保证文章整体叙事语感，翻译时未改变原语。下同。

³ 指明治政府从1872年设置琉球藩始，至1879年废藩置县强行将琉球纳入近代日本国家的一系列的政治操作过程。日语“处分”除含有“处分、处罚、惩处”等意思外，还含有“处理、处置”等义。

岛”属于朝鲜王朝的领土这一点是明确的（“竹岛一件”¹等。这个“竹岛”是指鬱陵岛。但是幕府将仅为岩礁的“松岛”与“竹岛”视为一体，“竹岛”为朝鲜王国领土，那么对“松岛”也是这么看待的）。同时，明治政府当初也是承袭这一方针（鸟取县申请编入其土地面积，但被内务府否定，并明确称“竹岛或松岛”属朝鲜版图）。同“尖阁诸岛”一样，在近代日本侵略亚洲的过程当中，对该岛的领有被迅速提上日程。即，到了1905年，明治政府重新将现在的“竹岛”（独岛）命名为“竹岛”，从军事目的出发将其纳入日本领土。说到1905年，就必须注意到这是一个经日俄战争后，正式对韩国保护国化·朝鲜殖民地化的时期。到了1906年，这一事实在大韩帝国内被曝光后，《皇城新闻》²等立即进行了强烈的抗议，但是当时设置的韩国统监府（第一任统监是伊藤博文）封杀了那些抗议声。

关于“北方领土”，我想说明一点，那就是，有一种意见认为“北方领土”的主权是在德川时代即以得到确认的（1855年日俄亲善条约）。这就应该将其与近代日本的亚洲侵略分开对待。但是，这是在阿伊努人居住的地区上强行划出分界线，在夺去了阿伊努人的生存权这一意义上，可以说也应该同样地将其作为与近代日本帝国化相关联的问题看待。这一点，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，所以在此附带提出。

但是，战败后不久，日本政府就宣称“北纬30度以南的西南诸岛”、“鬱陵岛、竹之岛”、“齿舞群岛及色丹岛”等为“旧日本占领地区”，与所谓的“固有领土”相区分。这一事实不可忽视。也就是说，今天日本政府所主张的“固有领土”，都是二战后被日本政府本身所否定了的。这很好地说明了战后经过65年，围绕着战争责任、历史认识问题，日本政府是如何倒退了的³。

述及以上内容的目的，并不是要明确“尖阁诸岛”、“竹岛”、“北方领土”应该是属于哪个国家，对此我虽然也有自己的看法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应该重新正视：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才是导致今天“领土问题”的根源这一事实。因此，如果不明确战争责任、侵略责任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历史叙述，那么就不得不说这一问题的“解决”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实现的。而我们的出发点，很遗憾（如果硬是要说的话），还必须以此为前提。

¹ 指1692年至1696年间，日本与朝鲜围绕鬱陵岛的领有权之间的纷争。当时，获得江户幕府许可在岛上从事渔业等活动的伯耆国米子（今鸟取县米子市）商人大谷、村川两家，在岛上与朝鲜人相遇从而引发纷争。两国经长时间交涉，最终以江户幕府禁止日本人出航登岛结束纷争。当时，日本称鬱陵岛为“竹岛”，而称现在的竹岛为“松岛”。

² 《皇城新闻》创刊于1898年9月5日，日刊，韩汉文混用报纸。首任社长南宫德。是大韩帝国时期（1897-1910）重要的思想启蒙报刊。1910年8月，日韩合并，大韩帝国灭亡。日本占领者禁止使用“大韩”、“皇城”等词。于是，《皇城新闻》改称《汉城新闻》，但是不久即停刊。至1910年9月15日停刊，共发行3470期。期间有过多次停刊再复刊的曲折经历。

³ 以上请参考：えひめ教科書裁判を支える会編『「尖閣諸島・竹島問題」とは何か』同会刊、二〇一一年等。原注一。

虽说如此，为了超越“领土问题”，除了对近代日本的帝国主义侵略进行明确的历史记述外，还有必要再向前进一步。也就是说，切合历史上曾不受“国境”所限的东亚、日本列岛上的人们的生活、文化的实际情况，确立一种记述这个区域甚或全球的范式更重要，这就是我在这里想主张的。这种范式，现在我最关注的是跨国史（transnational history）¹。我虽曾对此概念作过介绍²，但是在此，我想引用一下韩国新锐历史学者尹海东对跨国史的阐述。

“人类的历史，特别是近代世界体制的历史，通常都是仅以一国为单位，并以此为前提被人们所理解，这正是近代历史学的重要属性。但是，只要不具备有能够超越国家、横跨国家之间的视角，就不能正确把握人类的历史。从这一自觉所提出来的就是跨国史的尝试。要言之，跨国史是作为超越一国之历史的、“替代”性的历史而提出来的。（中略）这一概念包含下面几个问题意识：第一、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尝试；第二、相对中心而言的周边问题的提出；第三、超越国家史（national history）的二分法视角的尝试；第四、对地域史（regional history）封闭性的担忧等。可以说，跨国史超越近代历史学的基础的一国史，同时也包含克服欧洲中心主义、以周边和弱势为中心、从全球维度重新理解历史的问题意识。通过将人类中心的历史相对化，进而强化生态史问题意识，在这一点上，也可以高度评价跨国史的意义。”³

当然，我们也不得不说，具体实践跨越国家的历史记述确实很困难。但是，“尖阁诸岛”“竹岛”曾作为东亚人们生活、交流的“场所”而存在，这在跨国史中就再次变得重要起来。就“竹岛”而言，比如说冈嶋正义在《竹岛考》（1828年成稿，鸟取县立博物馆藏）中，曾记述到：“**谋图人船和顺、异客俱成所务，宜当永相通舶**”。确实，在那个时代，包括冈嶋在内，人们的主权意识已经在开始有意识地提高。可以说，《竹岛考》本身也是基于鸟取藩的利弊关系来进行记述的。但是，即便如此，也正因为它具有浓厚的不同于国家“正史”（即national history）的“**地域社会职业史**”⁴的色彩，所以也在书中提出了**应该使“异客”亦能“成其所务”**（=“共同利用”）的这一“古老”的呼声。跨国史长期遭到国家“正史”的封杀，而通过倾听人们这些具体的、活生生的呼声，它的成立才有了可能。这一点我们应当铭

¹ 国内学者将此译为“跨国史”，见盛嘉《美国历史研究的全球化取向》，《读书》2009年第6期；而台湾学者在翻译桂岛宣弘的《トランスナショナル・ヒストリーという視座》时，译为“跨国界的历史”，见《跨国界的历史与东亚——从日韩思想史的视域思考》，发表于《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》第9卷第1期（总第17期），2012年6月。

² 拙稿「トランスナショナル・ヒストリーという視座」，发表在『新しい歴史学のために』二七七号、二〇一〇年。原注二。

³ 尹海东「トランスナショナル・ヒストリーの可能性」（裴贵得译），发表在『季刊日本思想史』七六号、ペリカン社、二〇一〇年。原注三。另，此文在前揭《跨国界的历史与东亚——从日韩思想史的视域思考》中亦有田世民（台湾淡江大学助理教授）繁体字版译文。

⁴ 池内敏『大君外交と「武威」』名古屋大学出版会、二〇〇六年。原注四。

记于心。

我在写下上述文字的过程中，日本列岛爆发了据说是有史以来最强级别的东日本大地震，福岛第一核电站放射性污染的严重事态引起了全球关注。对此，我现在还无法进行评论，但面对这场天灾人祸，让我再次深感跨越国家的认识范式的重要性。也就是说，这场灾难拷问的是全球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；拷问的是以实现现代化为指标的价值观的转变；拷问的是“领土问题”等满足于民族国家的文明观的转变。在我们不是日本公民，而是世界公民这一现实更加清晰的情况下，我想到了以上这些。

（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生 刘晓军译）